

AE

建筑与环境

Context3 Chinese Edition 2006 No.03-04

ARCHITECTURE & ENVIRONMENT

韩国 c3 出版公社 编

香港雷尼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AE

建筑与环境

Context3 Chinese Edition 2006 No.03-04

ARCHITECTURE & ENVIRONMENT

C3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筑与环境(全三册)/ 韩国 C3 出版公社编; 香港雷尼国际出版有限公司译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7.1
ISBN 7-5609-3904-x

I. 建…

II. 香…

III. 建筑设计—韩国—图集

IV. TU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6355 号

本套书中文简体字版由香港雷尼国际出版有限公司授权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

建筑与环境(全三册)

韩国 C3 出版公社编 香港雷尼国际出版有限公司译

策 划 人 彭蓉蓉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037 号

电 话 027-87557436

责任编辑 王彩霞

责任校对 朱 霞

责任监印 张正林

封面设计 王开华

制 版 香港雷尼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恒美印务(番禺南沙)有限公司

开 本 220 mm × 300 mm

印 张 47.5

字 数 164 万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

ISBN 7-5609-3904-x/TU · 111

定 价 588.00 元(全三册)

本书由香港雷尼国际出版有限公司授权翻译出版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韩国语版

发行人兼编辑人：李在烘

编辑长：李宇宰

编辑室长：李宰原

采集记者：裴崔浚 李井善 赵润爱 郑草恩

编辑部：金珉怔 千惠景

翻译：朴珠映客员 郑钟直客员

电脑设计：韩贤贞

写真：金钟五 宋在英

广告部：李昌秀 金昌镐

读者管理部：智曳仙

KOREAN EDITION

Publisher: JaeHong Lee

Editorial Director: Uje Lee

Managing Editor: JaeWon Lee

Assistant Editor: YoonKyoung Bae, JeongSeon Lee, YunAe Cho, ChoEun Chung

Editorial Dept: MinJung Kim, HyeJung Jun

Translator: JooYoung Pahk, JongSik Kwark

Computer Graphic Designer: HyunJung Han

Photographer: JongOh Kim, JaeYoung Song

Advertisement Dept: ChangSoo Lee, ChangHo Kim

Reader Service: YeSun Ji

Himma	6
移动的 Himma	8
翻开的书房	14
宝林出版社和木偶剧场	28
藏书的房屋	42
金正才雕塑室	54
英珍广告公司	62
与众不同的折纸	64
Madame Suren	70
奥马哈包装公司	74
马德里达里广场	80
波尔多地区的佩·贝尔朗(Pey-Berland) 广场	94
板桥地区共同住宅国际设计竞赛	102
类型 I —沿等高线进行线形布局	104
类型 II —利用坡地形成的阶梯形	108
类型 III —以群团布局	112
刘夕然	114
为了勾通而作的尝试	116
人与过程——当代的建筑态度	120
多音全球传媒中心	124
江西区行政办公楼分馆及双职工保育设施	152
房屋站台	164
记忆的风景	168
东京素描	172
分界面风景 I、II	174
尚尼国际展示馆	176
某公司顾客管理办公楼	192
某公司的生产车间及办公楼	208
Implus 牙科医院	220
Minos 诊所	228

Himma

2003年，是建筑师金峻成和许惠林的工作历程中的转折点。Himma将他们合并在一起，使他们有机会一起进行建筑设计工作。此前的几年中，他们彼此都在各自的领域中用自己的语言来进行工作，他们的合并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两位建筑师怎样共同策划、共同解决建筑难题呢？这个疑问一直促使着我们不断关注他们的建筑成果。到了2006年，他们合作的几个作品问世之后，又各自回归原位了。

国外的教育背景和国内十余年的建筑工作经验，是他们俩的共同点，虽然有程度上的差异，但据他们自己说，他们的关注点最终是朝着一个方向延伸的。彼此的合作是基于对共同关注点的思考以及这种思考的深度，在他们的心中对于建筑的共同梦想促使他们回到了国内，回到了刚开始工作的起点。

“……建筑一直强烈地吸引着我，这是缘于我对建筑生命力的热爱。想与有生命力的建筑一起在这个时代生活的愿望，虽然不能明确地说明原因，但是喷涌的热情经常在我的胸中沸腾。”

——摘自许惠林作家文章

“生命力”和“热情”是许惠林女士生命中不能分割的词汇。认识许惠林女士的人们，不论谁都必然会被她的热情所感染，这热情就是源源涌动着的生命力。这些热情贯穿于她的建筑，所不同的是，创新的理念支配着她的整个设计工作过程。这种创新可能是不同的材料或形态、还有技术，但无论是哪方面的创新，都反映出某种共同的理念和思考过程。按照用地或计划等设定的概念确定各个阶段的过程，并且逐渐变为现实。这种概念没有只停留在脑子里，而是以视觉的方式体现出来。从她以前在国立文化研究所工作时的建筑物构成中所采取的再次开发文化的方式可以作出推断，这次介绍的宝林出版社中的木偶剧场所体现的几何学形态，是为了表现运动的延续性的。即使初期概念经历了许多的过程之后被提炼了，但它所表现出来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象的。相反的，在金峻成先生的建筑中，他的出发点虽然是概念，但他与许惠林女士是不同的，而是较接近抽象一些。例如，驿三洞住宅、逸名龙卷风房屋，其整体空间的秩序即是创造了三次元的旋涡，但这样的形象也不是立刻就可以被人们所认知：把空间的光和声音等元素有机利用起来，其构成的某种感性体验表现出了所谓“从外部再生不到的晴朗和宁静”的旋涡式的隐喻概念。

从概念出发，各自体现了不同设计方式的两位建筑师，他们的特征是：从哪里入手处理现实与空间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也体现出了他们之间的差别。

“对于我来讲，所谓现实性并不完全是意味着可行性……更重要的是，现实存在于所谓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中。根据我所断定的现实，就是遇到了必须突破的暗灰色墙，许多不可靠的信息也成了我快速乔扮的道具。”

——摘自金峻成《我站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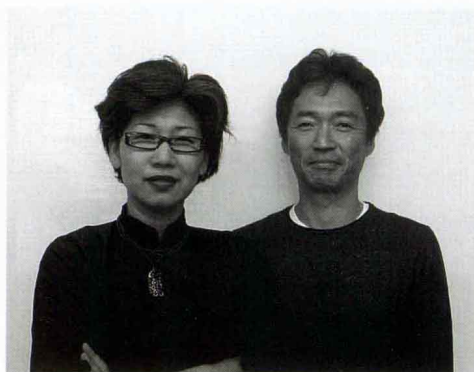
金峻成先生所说的现实是，与必须要克服的矛盾相比，更重要的是怎样解释、运用的问题。对于作为商业设施的电影馆，他说道：“现实中，找到我能做到的少部分，而不是把设计哲学引入到现实里。”说明了现实和概念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可是就像他在草创期的文章中所表露的一样，现实的重要性并不只是依靠想象就可以判断的。多元化的变数控制了建筑的许多部分，那么变更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个部分中，由于自己所追求概念的确实性，矛盾也就随之而来了。另一方面，对于常常追求创新的许惠林女士来说，这是比现实更具挑战的课题，因为她一定要保持建筑概念。

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个人通过共同的工作发现，他们已在不知不觉中忘我地融入了。金峻成先生

说：“通过许惠林女士，就看到自己以前的模样了。”许惠林女士则说：“从金竣成先生那里，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从他们这一席话中，可以体会到其中的含义不是单纯的恭维而已。

人生中两个对立的人戏剧性的相遇，必然会在精神上使自身产生变化。“彼此之间刺激了对方，这样就更加促进了成果的达成。”这句教科书上的老话成为了事实，也是他们共同合作的写照。同样的，他俩的分离也仅仅是因为需要某种契机而双方达成了一致。建筑师金竣成、许惠林的相遇和分离预示着他们建筑生涯的另一种转换。

文 / 李井善 记者



金俊胜先生 1956 年出生于首尔，曾获得巴西圣萨尔瓦多大学文理学士学位，普瑞特艺术学院建筑学士学位，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装饰硕士学位。

他曾在很多建筑公司工作过，例如：葡萄牙的阿尔巴多·西萨，纽约的斯蒂芬霍尔。回到韩国后，他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从 1994 年到 1999 年，他作为第一主管在京畿大学为建筑学研究生教授知识。同时他又是韩国 Heyri 艺术谷的一位活跃的建筑学协调者/新的城镇设计建筑师。他已经被选为《建筑实录》2005 年度的设计先锋。

JunSung Kim was born in 1956 in Seoul, receiving a Bachelor of Arts degree from University Mackenzie at San Paulo, Brazil, a Bachelor of Architecture degree from Pratt Institute and a Master of Architecture degree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He has worked at a number of architectural firms such as Alvaro Siza's in Portugal, and Steven Holl's in New York City. Returning to Korea he began his own practice. From 1994 to 1999, he has taught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of KyoungGi University(GSAK) as the first program director and a professor. He is also an active architectural coordinator/architect for a new town planning of Heyri Art Valley in PaJu, Korea. He has been chosen one of the design vanguards 2005 by Architectural Record.

许惠林女士 1961 年出生于首尔，曾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学士学位以及哈佛大学设计研究所的建筑硕士学位。她作为交换论文生参加了纽约建筑古柏协会。她曾在纽约的很多建筑公司工作过，并且在罗德岛设计学院和普瑞特艺术学院工作室教学。1994 年回韩国后，她开始了在首尔的自主创业，并且在首尔的不同大学里进行设计教学。从 1997 年开始，她成为韩国 Himma 建筑工作室的主要负责人。2004 年，她曾被哈佛建筑学院邀请为客座教授。她已经被选为《建筑实录》2005 年度的设计先锋。

HaiLim Suh was born in 1961 in Seoul, receiving a Bachelor of Arts degree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a Master of Architecture degree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She also attended the Cooper Un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s an exchange thesis student. She has worked at a number of architectural firms in New York City and has taught at design studios at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and Pratt Institute. Returning to Korea in 1994, she began her practice in Seoul as well as teaching design studios in diverse universities in Seoul. Since 1997 she has been a principle at architecture studio Himma. She was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 in 2004. She has been chosen one of the design vanguards 2005 by Architectural Record.

移动的 Himma

Moving Himma

裴形民 + 金竣成 + 许惠林

HyungMin Pai + JunSung Kim + HaiLim Suh

裴形民：过去的三年多时间里，Himma这个名字达成了许惠林女士和金竣成先生的共同事业。代表作品有坡州出版社小区和 Heyri 艺术谷。可是看了这些建筑物之后，感觉不像是 Himma 一个公司做出来的作品。今天的会面，让我看到两个不同类型的建筑师聚集在一起，首先想问一下你们俩人是由什么样的机缘而合作在一起的呢？

许惠林：1994 年回到韩国后，许惠林建筑研究所开业了。没过几年，就成了 Himma 的法人。一个偶然的机会，与金竣成谈起了有关合作经营事业的话题。当时我回到韩国差不多九年时间了，而金竣成先生回国也有十一二年了。我们各自进行着自己的事业，我们谈到了有关建筑师之间的具体工作，为还没形成对建筑工作的批判，这点感到很遗憾。如果在一起工作的话，一定会很有意思。从 2003 年我们开始合作，刚开始想换一个能代替 Himma 的名称，但后来又保留了。

金竣成：同许惠林一样，我们都是在海外接受过教育后回到国内的，从面临最大困境的那刻开始，感觉到自己没有什么发展的情况下，和许惠林女士的见面就成了一次发展的契机。

许惠林：对于怎样经营合作的问题，金竣成先生的想法是把所有的一切都合在一起，于是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工作了一年零八个月左右。但这种合作方式，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时间被限制了，而设计工作量却又加倍了。

金竣成：第一次和许惠林女士合作工作的时候，必须进行的设计有 21 个。这与一个人进行 10 个设计的工作量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每次又必须一起去与各自的业主见面，这样大部分的时间被各种各样的会面而消磨掉了。

许惠林：有些时候就连做设计的时间都被夺去了。不过俩人一起与业主见面也有好处。我和金竣成先生与业主交流的方式稍微有些不同，我一向是以热情的交谈方式来吸引业主的好奇心，但事实上设计又不是仅仅单靠好奇心就能够达成的。那时候，其余的部分就由金竣成先生有条不紊地来说明，并说服业主。我想，这真是理想式的搭配。但直率地讲，经过三年的共同工作，渐渐地失去了第一次见面时的那种新鲜感，工作也有些相互推诿了。此时，金竣成先生提出：必须改变这样的现状以创造契机，同时也拿出了分开工作的提案。开始我的确对此有些疑问，但想了一下，作为一个坚持不懈需要发展的建筑师来说，换一种契机有时也是很重要的。

裴形民：从现在看来，你们俩人怎么走到一起，而为什么又决定要分开原因是一样的。答案最终都理解为由于需要某种变化和成长的契机而决定的。在实际工作中，相互给予并得到了怎样的影响呢？许惠林女士重视过程和方法，而与此相反，大家都知道金竣成先生并不在意方法论。

许惠林：你说得很对，我较重视建筑的过程。重视过程怎样展开的，还有为了演绎这个过程，概念又是怎样成立的，以及相信建筑只能融进那样的概念才会显现出来。概念即使多多少少会经历一些变化，但不能因此就以为概念消失了，这反而会引起与原本概念之间的紧张感，并且有可能唤起另外的可能性。与以前有过这种想法的金竣成先生的见面，实际上就好像是变化的开始一样。设定概念后再来塑造空间，有时可能会太过于沉溺于概念中，而丧失整体空间的构成方向。但是金竣成先生具备这样的才能，具备通过整体剖面而清晰地塑造空间的才能。和金竣成先生一起工作时，从他那里也学到了很多这样的知识。

金竣成：从跟我境遇相同的许惠林女士那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这样的想法是我作为建筑师必须



宝林出版社施工时的外貌

要保持着的姿态。通过与许惠林女士的合作，更加重视及珍惜过程和理念，并且固执地坚持直到最后。但最后转念一想，那不是别人的想法，而是11年前的自己所曾经有过的想法。这也使我了解到了我在有些方面的不足。

裴形民：我还想多听一些关于建筑方面的事，Himma工作中主要争论点之一好像在于建筑与现实碰撞的部分。对于建筑，即使具备好的态度和方法论，在现实中其结果也不一定完美，这是从我们建造建筑的现象中所看到。可是许惠林女士因为重视解析概念的方式，而遇到十分复杂的问题时，好像所对应的方式也就与金浚成先生有所不同了。这样得出的结果就会出现差异了。例如，宝林出版社粗糙的木偶剧场外皮也可以加入一些细腻的东西，也就说明了建筑师的理念与某种现实相遇的时候，会产生不同或恫异的想法。

许惠林：宝林出版社设计中，由于尝试着进行新的建筑设计，结合到预算和施工等问题，就得出那样的结果。但是在现实的条件下，进行创新的尝试这点是最重要的。

裴形民：虽然这也许是我个人的问题，也许是环境条件的问题，但重视过程的建筑师，想的是他的建筑是作为过程的结果而出现的。那概念和过程如果在现实之外的话，一定会不可避免地与现实产生冲突。那样的话，对于这种冲突的态度，必须是存在于概念和过程之中的，是这样吗？

许惠林：与我不同的是，金浚成先生可以算是对这种状况调整得非常好的一类建筑师。在金浚成先生的身边可以时常看到这样的情形，这样的现实部分需要折衷一下，也就是需要把设计部分修改一下。以前虽然所有的设计构思都很重要，但现在却需要抛弃某些部分，可是有些部分是必须要坚持下来的，慢慢积累下这样的经验，也体会到很多东西。

裴形民：所谓的建筑，我想一定是要结合现实。我们的建筑最终也是在现实中建造出来的，建筑师们必定会在现实中进进出出的。因此，我就有些纳闷，许惠林女士由于对概念所具有的信念，将来建筑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下去呢？

许惠林：与引导建筑发展成为什么样的结果相比，我更想建造在经历了尝试创新的过程中构筑出来的建筑。通过这样的建筑，可以发现多样化的生活，还可能产生我完全预料不到的问题。例如，我幼小的儿子，有一天突然对我的设计提出了没曾想到的意见，甚至反问我的时候，就会突然一下把我的思路打开，并且给我带来喜悦感。我想跟这些情形也有些相似吧。

裴形民：怎样来整合现实中所产生的问题，你们相互间也会有不同的意见。许惠林女士和金浚成先生设定现实的方式好像也各持己见吧？

许惠林：对于现实、日常性、普遍性等这些词汇，我有不同的见解。对于我来讲，所谓的现实是不可能由普遍性来规定的。因为人们所处的现实都各自不相同，那么多种现实的相遇，使对于“现实”的想法也会不断地产生变化的。

裴形民：在你所说的那种状态中工作，建筑师与业主的想法不冲突吗？

许惠林：我在想，所谓的现实会因为相互不同的前提条件，有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冲突。但是在



翻开的书房

展开建筑设计和施工过程中期间，建筑师和业主之间形成了相互理解的关系，同时对于现实的想法差异也会越来越小的。

裴形民：对于这样的部分，金竣成先生的想法是怎样的呢？作为艺术谷的协调者，对于坚持 Heyri 艺术谷设计的建筑指导原则的方向，换句话说，也就是金竣成先生必须把建筑哲学运用到现实中去。在 Heyri 艺术谷的设计中，也有其他建筑师们的作品，在这个设计中，你自己最初的设计构思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呢？

金竣成：在进行 Heyri 艺术谷设计时，最大的失误就是由于设计所在的这个地方考虑到是社区，于是就会想到建筑行为会延续地引发。这似乎把个人活动太过于理想化为产生的前提了。即有些部分是人工的，有些部分是自然留下来的，那么对于自然部分，就想用人工部分来延续下来，各个用地都显现出人工开发的状态。虽然很容易从整体的角度抽象地去理解，但现实却不是那样的。

裴形民：Heyri 艺术谷设计所在社区的指导原则，好像其根本哲学在制度规则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即历史的沉积是把建筑作为地形来看待的哲学。那么现在所处的状况与其说是策略实施上的错误，还不如说是根本否定了指导原则的哲学。

金竣成：对于这些部分，事实上我最近也有了不同的想法。所谓现实的部分中，建筑必须有物理性建造的部分，同时也应有不变的精神性部分。我与许惠林女士不同点就在于没有把重点放在这两部分的其中一个部分上，因此也许会得出预想不到的结果。这反而使得我发生了种种对于必须要关注的现实焦点失去方向的情况。这是与我没有方法论的说法算是一脉相通的，现有的现实自身有不同的时候，我就寻找我可以做的部分，而不想特别地采纳哲学中的一些什么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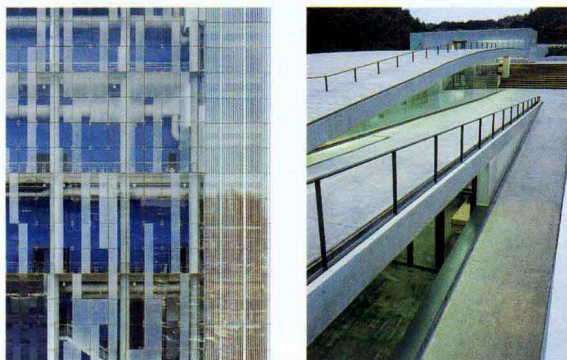
裴形民：你们俩人的建筑是非常感性的，也可以说是具有体验性的。阅读空间的方式中，好像也有相似点。

许惠林：即使前提不同，并且展开的过程也不同，但我与金竣成先生的主体空间风格是相类似的。有趣的是，过去的 2005 年，被《记录建筑》的“前卫设计”选定为采访对象时，一谈到 Himma 跟原来开始工作时不一样了，这点使人感到相当地吃惊。金竣成先生以前的设计和我以前的设计，在塑造空间的方式上相似点很多，当然人们就会想到我们是长期在一起工作的。

裴形民：与金竣成先生以前独自工作时相比较，与许惠林女士的合作，确实给他的工作带来了某些改变。例如，材料的使用方面，草创期的驿三洞住宅中曾使用过的素混凝土和翻开的书房设计中素混凝土感觉有太多的不同。金竣成先生所追求的建筑性体验可以说基本是表面塑造出的空间。你们俩的建筑似乎是重视共同的体验，并且掌握了这种表面空间的方式，从中发掘出建筑的力量似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在阅读这个表面的时候，超越表面又进入到哪里去？许惠林女士的建筑是表面“粗厚的”感觉，换句话说，就是还没有浸透进我所认识的表面中的感觉。我在纳闷，这样的现象也许是按照各自的过程不同而得出的结果吗？

许惠林：所谓“粗厚的”的表现是相当有趣的。

裴形民：粗厚的表现作为物理性实体的建筑物，是由材料来表现，那么也意味着主体总在表面之



金竣成先生的艺术霓虹电影馆(左边)和社区公社(右边)

外。之所以要指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从认识的层面来看，看不到“透明的”韩国现代建筑。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期待那样透明的建筑，仅仅是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现代建筑所应属的范畴。金竣成先生的建筑，虽然在初期曾在使用素混凝土时给人有过那样的感觉，但特别是他在范建筑公司工作的时候，可以看到他所设计的带有投射和反射交叉的轻型表面建筑。可是金竣成先生好像也并不怎么追求空间层次上的认识深度。

金竣成：虽然不是有意的，但事实上我对于轻型材料投入了很多的关注。不是体现具备物质性的特质，反而是关注所失去的本质自身。也可以称之为其物质性的另一种解释吧。

裴形民：把金竣成先生的理念体现得最好的建筑，就是 Heyri 艺术谷所在的社区公社。这里的空间体验不是依靠建筑所具有的秩序发生的，而是通过与建筑表面的直接相遇而发生的。社区公社空间的表面给我的感觉很吸引人。建筑融入了地形，你无法明确地区分墙和内外空间。但是如果以这种方式来阅读这个建筑的话，那么就跟翻开的书房设计所采用的把混凝土模糊的方式差不多了。建筑空间的导向感太强了，走着走着，又有一下子停下来的感觉。从空间中脱离出来的厚混凝土墙面，也好像被理解成为一部分内部空间似的。翻开的书房设计所采用的是沿着与外部接壤的墙体进入内部的方式。在金竣成先生的艺术霓虹电影馆设计中，可以看到与此类似的外墙面。虽然翻开的书房设计是厚厚的混凝土，而艺术霓虹电影馆设计则是薄薄的玻璃面，即使有这样的差异，但对于其所限定的空间所带来的总体感觉，还有从可以透视内部空间的墙面等，都可以看到相似的部分。

金竣成：翻开的书房设计，现在就只建造了这一幢公司楼。本来必须建造两幢建筑物的，在两幢建筑物之间的空间相互给予照应，同时展开并凹进去的部分是建筑设计中最重要的。但现在却给人一种好像只有一个主题似的孤立的感觉。只有两个建筑物都建造出来了，才能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舒展开紧张感，但现在却不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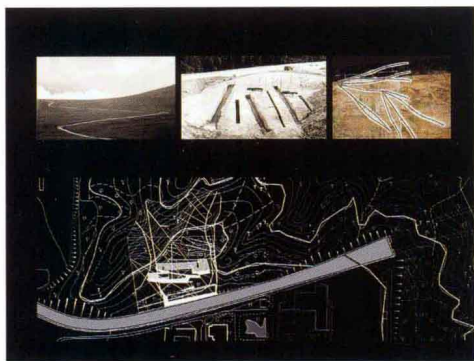
许惠林：翻开的书房设计原本是在两个建筑物之间放置一个外部平台空间，一个建筑物位于中央，并使移动的空间通过光线与玻璃面相接，而另一个建筑物则与建筑的最边缘接，并以混凝土结构构筑，两个建筑物是一种相互对话的方式。但只有一个的话，就成为了一个难以阅读的建筑了。

裴形民：金竣成先生采取的方式，好像跟在翻开的书房设计中所采取的素混凝土面感觉不一样。这虽然有根据结构而变厚的部分，但墙体自身即使再厚，剖面上如果延续下去的话，也有可能被认识为另一种类型了。

许惠林：不仅仅是翻开的书房，在宝林出版社设计的共同工作中，通过相互间的讨论，一起经历了很多的过程。翻开的书房设计的是大建筑物翻译中心楼，是由金竣成先生在积极地进行着，而混凝土结构被折断的办公楼则由我来进行。后来因为我们都很忙，所以都各自单独进行工作，此后就是金竣成先生一人负责翻开的书房设计了。

裴形民：和你们一起谈了这一席话之后，渐渐地可以清楚地把你们俩区分开了。我觉得更应该重视你们之间的差异。

许惠林：要说金竣成先生和我的工作方式上的差异，就是金竣成先生做所有的工作时，都是从剖面开始的，而我却认为平面更为重要些。



许惠林女士的国立文化再研究所及研究楼的概念形象、全景

裴形民：从平面开始的工作方式是由于扎根于西方的古典传统而形成的。我在这里，对象在那里的话，那么这中间有着什么样的分隔面呢？从哲学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从我的位置所在地俯视整体。一方面在画剖面的时候，我就在那里面的。剖面和平面分明是有区别的，于是也就提出了这些疑问：从这里看到的主体在哪里呢？为什么主体一定要看面呢？

金竣成：我在做建筑设计首先是从描绘细部开始，而许惠林女士是从轮廓开始进行的。对于许惠林女士来说，用怎样的词汇来做建筑是最重要的。

许惠林：周围的人对于我所做的工作都很诧异，比如在做建筑时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过程等等。

裴形民：也许每个建筑师都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但建筑又是遵循着某种过程而建造起来。能够使别人读懂的建筑物是非常重要的。阅读建筑与解析建筑当然是不同的，我虽然不能解析现代建筑，但想阅读它。例如，不论是西洋的基督教建筑，还是韩国的佛教建筑，阅读它们的方式分明是存在的。现代建筑虽然有着不同的阅读方式，但也是能够阅读的。可为什么一涉及到韩国现代建筑，对于建筑的阅读就不再重要了？对于特别重视过程和概念的韩国建筑师们，难道出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吗？

许惠林：特别是在韩国，工程的工期紧张是经常遇到的。不论怎样，与为建筑构思的过程相比，为建造建筑物的过程所耗费的时间更多。遗憾的是在展开设计的同时，能够顺利地发展尝试性建筑过程的空间越来越少了。

我所面临的现实就是必须克服以上的这些情况。这样看来，我想更积极地促进经历了创新过程的建筑设计。

裴形民：有以习惯为基础的建筑师和不断追求创新的建筑师。例如，前者具有类型学或者习惯于传统材料和旧法之间的信念，而相对的，后者则是不断地创造新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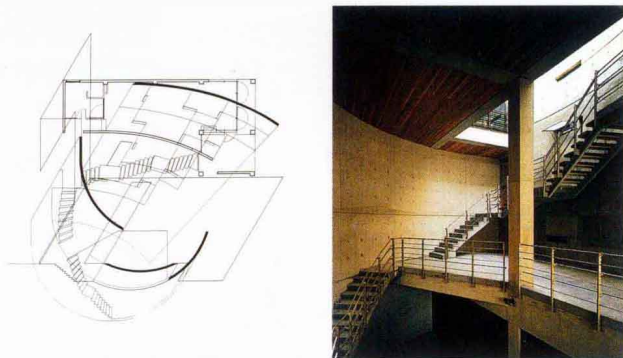
许惠林：我是站在拒绝重复以前曾做过的这一边的。因为用地与建筑设计、人与关联性，会根据现有的条件，出现不同的情况。

裴形民：如果是那样的话，一定会产生以下的这一连串的疑问：这个人为什么想做新的东西呢？为什么想的是必须要做呢？那些真正是新的东西吗？

金竣成：我可以从这些地方看出许惠林女士的才能。她的卓越之处在于无论什么样的形象、什么样的概念，都能够把这些部分转换成为建筑的手法，并且能够运用到建筑中来。

裴形民：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由于这样的差异，即使两人存在共同点，但作为建筑师，在成长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却各不相同。

许惠林：现在，我会更加珍惜与金竣成先生一起做设计的时光。这种合作，双方都受益匪浅，虽然有遗憾的部分，但事实上也成为了某种转折点。现在我们都回归原位了，也不知道将来会开展什么样的设计工作。



金竣成先生的龙卷风房屋空间草图及中庭

表面和体验

许惠林女士和金竣成先生的Himma是什么？在一名建筑师漫长的一生中，三年的合作对于当事者来说，除超越私人的问题之外，还有着怎样的意义？现在对于韩国建筑的讨论，必须要指明他们所共有的建筑背景和他们所采取的建筑方式上的差异。韩国的现代建筑中的差异问题，是自我意识日益凸现的结果，这在过去的50年中并不多见。在40年前，讨论关于金守根设计的赋予博物馆与日本的某建筑物的相似和不同的问题，就是最具戏剧性的了。我们在讨论Himma的相似和不同的时候，幸好提出的不是所谓美国的和韩国那样的问题。Himma的建筑，有他人的具体历史，也有现在正在进行着的历史，这些历史都是不能抹灭的。这两个人完全接受的是西方教育，而主要以韩国为中心开展活动，像他们这样的建筑师目前还为数不多。不久以后，这也是必写的一段历史。在这里，首先要谈一谈Himma建筑的差异。

金竣成和许惠林这两个建筑师在解析建筑的过程中，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态度。金竣成在开始设计的时候，就以某种总体经验来设定即将要完成的建筑。他的设计工作也就是朝着这个结果走的过程。就像他经常所强调的，这个结果所形成的不是短篇而通俗的概念，用语言给它下定义是比较困难的。他的建筑中，虽然有我们常常所说的概念，但建筑师自己总是把这些概念理解成为所谓具体的体验与主观的综合。而许惠林在开始着手建筑工作的时候，是不想有意地看到结果。她以所设定的开始和变形的方式为中心，遵循着这样的过程朝着结果走去。许惠林把建筑纳入过程的理论中，她的过程不是主张想抵消掉主体，而是想继续保存主体的经验及意志。朝着各不相同的方向走着，许惠林和金竣成又各自构建着自己的经验层面，他们站在与某个对象之间的自主性层面上相互进行着交流。作为有着主观和客观的总体经验，超越了建筑与个人的两个建筑师，不希望这些成为两个人合作的羁绊。

如果以上的说明对于两个建筑师的解读是正确的话，那接下来的疑问就是，他们是在哪里相遇而合作在一起的呢？得到的答案恐怕就是“表面”了。对于金竣成所设计的建筑表面必须从他开始设计时的想象中去发现，而许惠林的建筑表面则要从她的设计过程中去发现。两个建筑师经历了各自不同的过程，虽然到达了建筑的表面，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摒弃了西方的传统构成方法。由于摒弃了建筑的几何学体系，表面的认识也就不会朝着表面内部及表面后的空间方向发展。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的表面是不透明的。许惠林的表面像是围着铠甲似的，演绎出了强烈的目的性。金竣成的表面则是空间感的境界。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韩国现代建筑中，像这样的建筑物也有，但他们的工作却为韩国的现代建筑开辟了新的地平线。

许惠林所做的工作是以精神和肉体、空间和物质的总体性作为前提的，而金竣成追求的则是抽象的表面和肉体的体验合为一体的光。形式和光都是以精神和肉体的汇合为前提的，这是一种现代主义的乌托邦。也许许惠林的几何学和光不一定就是从现代主义角度出发的，但就像某位建筑师一样，早已经遗失了曾经珍视过的有机体几何学。他们曾在西方受过教育，然后在韩国开展工作，考虑到这样的状况，就很容易理解他们成长的轨迹。他们属于从现代主义角度出发，但不希望回到那个地方去，也不能回去的人们。让我们这样来谈论许惠林和金竣成的相遇和分离吧：从相同的地面，从各自不同的位置，向上发射的箭矢，在靶子的表面交叉着，并且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

裴形民先生毕业于首尔大学建筑学系和环境大学院，获得美国MIT的历史理论批评项目博士学位。现在首尔市立大学建筑学部做在职教授，代表著作作为MIT Press出版的《The Portfolio and the Diafram》。

Himma

翻开的书房

House in the shape of turnedover book

金竣成 + 许惠林

JunSung Kim + HaiLim Suh

位于坡州出版社区的中心街道边上的“书架类型”，是由两幢甚至三幢楼房组成的，8 m 以上的部分所遵循的指导方针是要确保眺望汉江的开阔视野。从书架类型的典型“烈火堂”望见的“翻开的书房”，它是由带有方向性的立面构成的，并且与邻近的建筑物形象有些不同。这是因为是在限定的用地内，通过建筑师的概念性立面设计而创造出来的形象。

建筑师是以朝着外部伸展的立面方向性来表达与邻近建筑物之间的关系。与其说坡州出版社区是由各个建筑物形成的轴线，还不如说是由建筑物之间的关系性形成的轴线。从这样的脉络来看，也就暗示着翻开的书房的立面与周边的环境是有联系的。

折断的立面被分裂而产生的缝隙给内部空间供给着光线。三层地面有的部分铺的是玻璃，可以反射透过缝隙进来的光线，同时也散射着间接光线。

现在已完工的公司楼房和一起设计的翻译中心是考虑到了翻开的书房的特性而做出的方案。按照设计构筑的两幢楼，实际上是处于共生的状态。经过韩吉社公司的绿地轴，贯通了随着被分节的面而折断的多种立面，并且设计使之朝着寻鹤山方向伸展出去。由于建筑师有意让立面消失，因此绿地轴的连续性也就模糊了。

现在翻译中心工程的开工与否，还没有决定。对于翻开的书房设计，建筑师的遗憾也就是这个部分。翻译中心设计面积大约是公司楼房的两倍，但也不能排除不建的可能性。那么建筑师所构想的两幢楼之间流动的绿地轴能否实现也就未知了。

即使这样，现在翻开的书房的设计也就是坡州出版社区的结尾部分了。在重视和谐的坡州出版社区的环境中，翻开的书房是作为单体建筑的意义非常明确。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不违背出版社区的基本方针前提下，建筑师试着找出新的创意。翻开的书房正处于和谐与对立的关系之间。

文 / 李尹京 记者

